

Hwang Village 是菲律宾吕宋岛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有名雕塑家,隐名埋姓,在此过着不食人间烟火的逍遥日子。

树桩和石头,全是他予取予求的雕塑原料,他把周遭环境转成了一个露天博物馆,许多别出心裁的雕塑品,幕天席地,随心所欲地陈列着。

一块石头,这里凿凿、那里敲敲,便成了栩栩如生的鸟与兽;一段树桩,随意削削、随手雕雕,便成了活灵活现的人;看似不费心、不费力,可心和力都不着痕迹地用上了。

浑然天成,就是这个意思吧!清癯的雕塑家,皮肤是那种吸收了阳光精华的古铜色,目光恬静,有着泉水般的晶莹。他坐在鸟声啾啾的绿林里,正闲闲地端详着一块石头,酝酿灵感;看到我们,友善地点了点头,笑意在脸上宛若点水的蜻蜓。对于惜语如金的他来说,也就意味着他已经给了我们随意参观的“许可证”了。

雕塑家以灵巧的心思把许多树桩点化成人,葱葱郁郁的园林里因此满满的都是无声的喧哗。

我走着、看着,惊艳着、赞叹着。

非常、非常突然的,在他居住的高脚木屋外,我赫然看到了高高地悬挂着的头颅骨。

二、三、四。四副,总共四副人类的头颅骨。

散居于菲律宾吕宋岛中北部巴纳韦(Banaue)山区这一带的居民,百分之百是伊芙高(Ifigao)土著。过去,以狩猎为生的伊芙高土著,常常把兽骨挂在屋子外面,一方面展现自己的狩猎本领,另一方面则炫耀自家生活的安定富足。我在巴纳韦山区,看到很多伊芙高土著迄今依然沿着着旧传统而把祖先狩猎的“战利品”展示于屋外;那些兽骨,经已灰黑发黄了。伊芙高土著也有保留祖先头颅骨的风俗,他们慎重地用彩布裹好,密密

过去看到妈妈看戏哭,我总是笑她,说那不过是看戏,何必当真呢?可我忽然发现,我如今看戏也会流泪,是我老了,容易感动吧?我刚才就为了看张火丁的程派名剧《锁麟囊》流了眼泪。不过这是开心的眼泪,戏的大团圆结局让我太高兴了。

京剧大师程砚秋抗战时停止演出,到乡下种地,和梅兰芳大师的蓄须明志同为世人景仰。他的戏好像是悲剧多。我有幸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在上海人民大舞台看过他演出的《荒山泪》,讲“苛政猛于虎”的故事。他演一位农妇。由于程大师身材高大,又比较胖,刚出场时引起一些观众的笑声,但转眼间观众便被他的精湛演技征服,投入剧情,寂静无声了。但这戏太悲,后来拍成舞台纪录片,我看过一次,不敢再看了。如今我真老了,更怕

古代赏兰,注重花香,这也是文人墨客心志闲适,可在香气氤氲之中,静静地感悟为人文之道。唐代大诗人李白对兰赞誉有加:“为草当做兰,为木当做松。兰幽香飘逸,松寒不改容。”“扬州八怪”之一的清代画家郑燮对兰更是爱之尤甚,他在歌咏竹子的时也不忘赞美兰草:“老老苍苍竹一标,傍绿瑞草是幽兰。”郑燮曾任山东潍县知县,他助民胜讼,为官清廉,一肩明月两袖清风,因此他咏兰、画兰,喜爱不近恶浊的兰草,自是情理中事。

兰草喜阴湿环境,最怕涝,怕施重肥,若像对别的花草那样精心培植侍弄,悖逆了“干兰湿菊”的物性,说不定适得

地收藏在屋内;像眼前这样毫无遮挡地把头颅骨悬挂于屋外的,前所未见。那种阴阴缠绕着的死亡气息,让人毛骨悚然。

在我们惊骇的注视里,雕塑家走了过来,指了指那四副头颅骨,淡淡地说道:“日本人……”

日本人的头颅骨,怎么会出现在菲律宾这个偏远的山村呢?

雕塑家又说:“第二次世界大战……”

他英语不灵光,无法清楚交代,不过,我按照常理推测,兴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同仇敌忾的村人合力杀了这四个人神共愤的入侵者,再把他们的头颅骨悬挂于屋外,杀鸡儆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至今仍不取下,大约是想借此警惕后人吧!

让我至疑惑感的是,这四名日本人为什么要攀山越岭闯入这个位于深山野岭的小村庄呢?还有,这个宛若世外桃源的山村,当时究竟有没有受到战火残酷的蹂躏啊?

答案,最终找到了。是个令人错愕的惊叹号。据山区通谳英语的村民告诉我,当年“闯入”山村的,其实是四个日本逃兵。他们极端不满这场侵略性的战争,但又无能、无法举起反对的旗帜,于是,日军登陆后,他们便远远地逃到了这个山村,匿

居于这块净土里,孜孜矻矻地帮助村民垦荒、耕作、建屋,筑路蓝缕,和村民建立了和谐圆融的关系。战后,继续留居。后来,四人相续死于村里一场流行病疫中。雕塑家的父亲,和他们感情很好,特将他们的头颅骨悬挂于屋外,以此当作“世世代代的友情纪念”。村民说:“他们不是手沾鲜血的侵略者,他们是我们父辈相濡以沫的好友。”

森森白骨,无声地叙述了一桩战争时期宛如天方夜谭般的故事。在侵略者疯狂地践踏他人国土时,却有头脑清醒者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对不义的战争作出了无声的抗议。

但同情受苦的人,施恩莫望报,受恩慎勿忘这些传统道理总是感人的,对于我这老人,竟然就感动到流泪。

作为老人,我只希望电视多播些喜剧和大团圆结局的戏,更希望现实生活中开心的事也多多些再多些。

听到这新娘哭是由

于穷,就把身边的锁麟囊送给她,囊中有不少珠宝。若干年后,这富家女

遇水灾流落异乡,给一富户当保姆。一日误闹奉为禁地的楼阁,见供奉的竟

是那个锁麟囊。女主人查问她登楼事,发现这保姆就是当年赠囊恩人,两人结拜为姐妹。于是大团圆。

这戏程派演员经常演出,我碰到总要看看,尤其是亭中赠囊和认恩人这两段。其实故事很老套,

其反,兰草反遭厄运,被爱所伤。兰草还有一品性,就是依恋故土和心性淡泊。它最宜用原生地的腐叶沃土和价格低廉的灰瓦盆栽栽培。若用描金绘彩的白瓷花盆或质地上好的紫砂花盆,它不仅享受不了,还会因花盆不透气根系腐烂而枯萎。

兰草因其长在深山丛林中,看似与百草无异的一种极平常的植物,但它的不寻常恰恰就寓含在这种看去无光无色不显不露的平常之中。

记得几年前,我从浙江绍兴兰亭寻回一株兰草,稍加培植后,便随意置

不久前,上海一名12岁的七年级学生以“瓦罐”署名,给市长写了一封“哭诉信”。他悲哀而无奈地对市长说,在前几次考试中他都排在年级前十,但在期末考时,却因为算错一道分值为7分的应用题而跌至113名。“我还有脸去学校吗?煎熬!”“我的心就好似被砸的瓦罐般支离破碎,人好像在悬崖边快掉下去了。我该怎么办?”他哀叹道:“现在的学生‘压力山大’,为让成绩高一分,只能捶胸顿足、伸舌头、跺脚,教育何时能逆转?”

这封信被《东方教育时报》报道之际,适逢全国两会开幕,有关学生的“压力山大”问题,正是代表委员热议的焦点之一。如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小学数学教研室主任吴正宪,就对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痛心疾首,他说:“现在大家都在谈中国梦。做梦先得给孩子做梦的时间,我的梦想是让我们的学生和教师能够有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尤其是我们的孩子,还他们一个正常的原生态环境。”

无名孩子的诉苦叹息与赫赫有名的精英在“国家议事厅”里的感慨,如出一辙,心有灵犀,足见压力之重如山、重于山,情何以堪啊!

坦率地说,这实在已不是一个新鲜话题了,或许难以引起更为广

女儿的婚期近在眼前,老郝开始点数远近的故人,准备请一些人过来聚聚。他还在市纪委书记岗位上,素来严于律己、为人低调的他,自然不会去大操大办,他给女儿的婚宴定下了八个字的原则:闹而不猛,只办两

桌。而且,不上酒家饭店,就放在家里。

老郝查对了通讯录上的号码之后,才给一位上海朋友拨通了电话。他清了清嗓子,亲热地唤了一声“阿五头”(对方小名),先念了挂于墙上的一幅字: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影远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接

着仔细道出电话的来意,并宣布了“八字原则”。原来,老郝从阿五头父亲那里得知他儿子喜欢书法,那幅字是老郝定题叫阿五头写好去年十月份才寄去的。因为寄托

着感情,老郝如获至宝,自己掏钱让人裱好,端端正正地挂了出来。

阿五头被老郝的盛情所感动,不禁回忆起八年前发生的事:

他们相识、相交、相知,其实纯属偶然。那时,阿五头的父亲和老郝都腿部骨折,住在医院同一间病房里,阿五头风雨无阻去医院照料父亲。而老郝没有惊动单位里的任何人,自己叫车从外地来到上海,手头事情多,本想看看医生就回去,拍片诊断为骨折,只好遵医嘱住下,身边少人照顾。刚上了石

从容清逸,无人自芳的神韵吸引和打动世人。这常使我想起生活中的一些不矫不饰,看上去无光无色平平常常默默无闻的人,开始也许不以为然,但相处时间长了,你就会被他的神韵所感动,所折服,不知不觉被他所感染。

“兰之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之修德至道,不以贫困而改节。”花草如人,都有自己的特性和亮色。面对这株兰草,我却从中彻悟出一个看似浅显但并不简单的哲理——生命的崇高,就在于能守住平常心,而又能开出不寻常的花朵。

给孩子一点做梦的时间

怡然

泛的师长们谈论的兴趣,“为孩子减负”喊了多少年啊,却久喊无效,“山大”的压力几乎纹丝不动,以致“被砸得支离破碎”的“瓦罐”继续在弱弱地呼吸。

为进一步检测这压力究竟有多大,《东方教育时报》“关注学生呼声”报道组近日对上海一所完中初一的42名学生做了一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超过28%的学生感到“目前的学习生活带给自己极大的压力,几乎难以承受”,34%的学生选择了“压力比较大,但还在承受范围内”,仅有不到13%的学生表示“压力很小”或“完全没有压力”。这些压力主要表现为沉重的学业负担(包括作业、补习、家教等)、考试综合征、成绩排名上的竞争、家长的高要求等多个方面,其中有67%的学生认为头号压力是“排名”。至于造成这些压力的原因,71%的学生认定主要是“父母、老师的强压所迫”。呜呼!受压迫的孩子们啊,哪有什么“正常的原生态环境”,哪还有什么时间“做梦”?

30多年前,巴金曾亲笔素描他的小孙女端端:“端端现在七

岁半,念小学二年级。她说她是我们家最忙、最辛苦的人,‘比外公更辛苦’。她的话可能有道理。在我们家,她每天上学离家最早。下午放学回家,她马上摆好小书桌做功课,常常做到吃晚饭的时候。有时为了应付第二天的考试,她吃过晚饭还要温课,而考试的成绩也不一定很好”。

老人在写给外孙女的信上郁闷而无奈地写道:“最近一年我多么想同你在一起,因为我有许多话要同你留下来。但是我没有办法同你接近,你现在被‘考分’压得紧紧的,哪里有时间、哪里有兴趣同我闲聊?!……你念的不是重点学校,你本人也不是不聪明的孩子,为什么每天还需要拿出那么多的时间来应付功课?为什么必须牺牲睡眠、牺牲健康、牺牲童年的欢乐,只是为了换取普通的考分……”

当年巴金的愁绪和愤懑,穿越时空,延绵至今,竟与“瓦罐”之声遥相呼应,同气相求。谁来回应老人苦痛深沉的发问和孩子稚嫩无力的呐喊?如何多给孩子们一点做梦的时间?莫非我们的教育真要把孩子浇铸成一群群无暇做梦、不会梦想、同一个模子刻制出来却又易碎裂的“瓦罐”?若此,哪还会有中国梦、强国梦!

陈思和

老街头伽蓝梦肇事烟消依然孤独外来者
苍穹下天门口生命面对不是忏悔半秋人

膏行动不便,小解内急,于是有点不好意思地向阿五头招招手,示意帮他把夜壶拿过来。阿五头搁下手中的书,没有二话前去提来,老郝正欲接过它自行解决,阿五头却说“你别动,靠床站好,我替你拿着”。用毕,洗清,放回原处。这样反复了许多次,一直到老郝家属赶来医院。阿五头是在老郝与前来探望的人对话中从旁知道他是某市纪委书记的……

分别多年,每逢重大节日互致问候电话。他俩成了朋友,老郝对阿五头的为人和工作的了解逐步加深。老郝也知道了阿五头的父亲是一位离休老干部。在写给他父亲的一封信里,老郝动情地说:“您教育有方,我是借了您的光呀!咱们干部子女都能像阿五头那样,懂得孝道,遵纪守法,乐于助人,一个个都成为社会的积极推动力,那该多好!”在阿五头看来,那只不过是区区小事,人家却记得那么牢。他从中得到教益与鞭策,觉得无论如何不能让前辈失望。

巧得很,阿五头接电话的第二天,就从当地另一个朋友那里获悉,老郝资助了多位家庭困难的学生,其中两位考上了大学,他一如既往地予以支持。这个朋友还说,老郝有今天,是赶上改革开放的好时代。他不忘自己出身贫寒,所以特别有同情心,能够设身处地替他人着想。闻听此言,阿五头对其敬佩有加。他冲着朋友嚷嚷:评选好干部,我第一个投老郝的票!

阿五头正考虑带什么礼物去参加婚宴,老郝的电话又打进来了:“为什么说‘君子之交淡如水’?阿五头,我是这么理解的,水清纯,不含糖,所以不易变质。你想和我做永远的朋友吗?那就什么也别带。你是贵客,来了我们就高兴。这是我的意思,也是我女儿的意思。”

谚语云“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老郝分明是涌“情”感恩啊!此乃芸芸众生都渴望的真情。一个人不管职位多高,如果缺失了这样的情愫,该记住的没有记住,也许就走不了多远。

自有了养兰的喜悦,对兰花也另眼相看。